

古文評註



第二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標點 古文評註 卷二

馮煖客孟嘗

文

齊人有馮煖

煖音

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屬音祝托也。孟嘗君即田嬰之子。田文也。穰家貧無以存，活困

幕孟嘗君能養士，欲往投之，故托人爲之先容。願寄食門下，此先寫出奇窮無賴光景。

孟嘗君曰：「客何好？」

情有所屬曰好。于此可

曰：「客無好也。」

曰：「客何能？」

技有所長曰能。于此可以觀才。

曰：「客無能也。」

無才可用。○從人口中寫其處默無用面目。

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尤其所屬但笑而受，已有賤之之意。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食音飼。草蔬菜之屬。具饌具也。左右之人因孟嘗止許其寄食，原不以客禮相待，遂以草具食之。

居有頃，倚

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彈音彈擊也。鋏音夾，劍柄也。居不多時，遂倚柱彈所佩之劍。其歌歸來者，蓋言此劍無所用之，欲與之俱歸也。

左右以告，

謂以所歌告孟嘗君。因草具非出君命故也。

孟嘗君曰：「食之。」

比門下之客。

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以中客之禮食之。此段爲煖歌無魚以試孟嘗。

居有頃，

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左右皆笑之以告。

孟嘗君曰：「

爲之駕。」

比門下之車客。爲去聲。車客，乘車之客。客中之賤者比前又高一等矣。此段爲煖再歌無車以試孟嘗。

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

孟嘗君客我。」

揭音結。高舉也。友即前日屬孟嘗君之友。客我，謂孟嘗君客禮待我也。至此作一頓。

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

以爲家！

又爲老母憂念

左右皆惡之。惡尤甚於笑。

以爲貪而不知足。食以魚爲之駕猶以無家謂真可謂不知足者然不知此不足以形孟嘗之賢。

孟嘗君問：

「馮公有親乎？」

此又從左右意中寫出頑鈍無恥行徑。

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

謂供給其母之食用無使匱乏比前市客之恩又加之。

於是馮煖不復歌。

爲母之志願已足遂不再歌此段馮煖再歌無家以試孟嘗。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

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

記簿也會言實會計總合也文孟嘗名貴同價薛孟嘗所封之地煖寄食已久竟無所事後馮煖署曰：「能。」

煖署曰：「能。」

署書也請得

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記不起煖姓名

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

正見左右曉惡意夫音扶

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

悔於埋沒其才

吾實負之未

請而見之。自入門下未嘗一見故不

謝曰：「文倦是於，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

馮煖曰：「願之。」

願往也此段敘馮煖假任收責之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責畢收，以何市而反？」

市買也此句問得最巧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此語是本段關鍵原許其便宜行事相應亦巧最妙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凡券合取者與者之收一紙至是則取而合驗之獨合券各後赴煖處聽命

矯命以責賜諸民，

託言孟嘗君之命以償與民不欲其償也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煖券不索償而焚其所書之券也萬歲祝頌之詞

長驅至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

訝其未收空同或別有疾收真法

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言其取之易

曰：

「收畢矣。」竟說收畢妙

「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

積珍寶，狗馬實外廄，外廄畜馬之所

美人充下陳。侍妾陳列于下也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

市義。言以好義之名開於人使沾其利者佩其德也爲去聲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其民，因而賈利之。不以拊循之道于視其民乃反行市賈之法以取利賈音古

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

臣所以爲君市義也。」爲去聲此解市義二字

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休是正息論煖且歇息意此段馮煖以市義喚醒孟嘗君音悅後齊王不臣先王之臣欲從其相而嫁爲之辭也

期年，期同齊謂年一週也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齊王不臣先王之臣欲從其相而嫁爲之辭也孟嘗

君就國於薛，孟嘗封于薛因齊王不用歸于所封之地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迎君道中謂呼角義之人皆在途中迎接終日言其久也孟

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市義之效今得見之此段殺孟嘗之贊服市義爲去聲馮煖曰：「

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窟困入聲是穴兔性奸巧善走窟其穴窟每有三處以避獵取者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謂薛國之民稱功頌德

猶免止有一窟正在憂危反側之間未可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予車五十乘，金

五百斤，西遊於梁。與子同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強。」放逐也謂其才有能于國諸侯有迎而用之者國可以富而兵可以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上位故相之位從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君相去聲遣

使齎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與梁使同行而先至使去聲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

聲去

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非做身分乃故意致梁使往，返之多使齊聞之也，使去聲。

齊

王聞之，君臣恐懼。

畏其相梁，以弱齊。

遣太傅齋黃金千斤，

太傅齊大臣也。

文車二駟，

文車綵繒之車。

服劍一，

王所自佩之劍。

封書。

謝孟嘗君曰：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

樂音戚，卽鬼崇之祟，謂被鬼神作祟，顛倒作亂以致輕信諂諛之臣，得跟先生寡人說不足爲君齊國也。

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田先王之宗廟，實與君休戚相關。

願君顧之姑師齊國疏理，爲民以助寡人之不足可乎。

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孟嘗君出齊威王之後，因上文有顧宗廟語，卽請祭器立宗廟於薛將來齊必不替其國而毀之，有者國他來化齊亦必救也。

同報曰此樣之卒也，君可無憂矣。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此段殺奪窟之事。

同報曰此樣之卒也，君可無憂矣。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此段殺奪窟之事。

〔評〕過商侯曰：三千客不知果屬何能，煖曰無能，則皆無能之矣。始猶告中則笑，何至終惡之也？孟嘗君卽

百喙百順，終皮相耳。市義而返，不但有識，兼服其有膽。三窟成，得高枕而臥，不聞三千食客中有佩服

之者。若輩何能，想亦毛遂所謂公等碌碌者也，可發一笑。

卜居

屈原

屈原事楚懷王，矢忠諫而不用，知楚將亡，故自卜其立身所安之地，非居室之居也。

屈原既放，

屈原名平字靈均與楚同姓仕爲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能譖毀之楚懷王疏之江南。

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

讒指上官靳尚言屈原竭

習以盡忠秦爲謊言敵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謂亂智盡忠上不見察于君下不見諫于俗心煩意亂竟不知何道可以安身也此段敘卜居之由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

亦竭知後

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意欲借龜策之陳詞卜以決疑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

以教之？」

端正也笑言策草蓍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拂之將以卜也尹詹端拂以後問以何事求卜

屈原曰：

「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

悃款誠實樸實也謂盡

心乎？

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勢去聲與人盡往來無窮不致窮困謂役情於世俗

寧誅鋤草芥，以力耕乎？」

成名乎？」

避禍也大人指貴幸者謂東顧于朱門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謂直諫取禍諱忌諱也

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

媮同偷也謂遠義以苟免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謂出世以全天性

將哢訾栗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

謂強顏以本便變訾訾音足資求媚也懷長縮也斯請助詞嚅突梯調

吟咄吟音握伊孺兒強言笑也婦人暗指楚懷王寵姬鄭袖也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謂自植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突梯調停圓轉貌滑稽也韋柔軟也絜音洽絜也楹門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昂昂升貌馬二歲曰駒千里駒謂不狂其才以自足

將汜汜若水中

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乎？」

汧音泛鳧鴨也謏謂不上其能與世浮沉以免忌多一句參差入妙

寧與騏驥亢軛乎？」

騏驥比賢才謂上希聖賢豪傑與爲抗衡

將隨騫馬之迹乎？」

騫馬比愚劣謂下同愚劣與爲詭隨

寧與黃鵠比翼乎？」

黃鵠大鳥一舉千里比翼猶並肩也謂與高士同遊羅網

將與雞鶩爭食乎？」

鶩音木即鴨也謂與小人同受污穢以上須細玩並無一句重沓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請卜之詞止此與前首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二句下是斷詹尹別爲一段

世溷濁而不清，蟬

翼爲重，千鈞爲輕，至重之物而反以爲重，千鈞爲輕，至輕之物而反以爲輕，謂是非倒置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黃鐘謂聲氣之元而反毀棄之瓦釜乃聲之最下者而反驚衆者雷鳴然謂用

舍不

諛人高張，賢士無名。

高張謂自侈大也無名謂微沒無聞也主意在此二句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

而謝曰：

謝舍也謝辭也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尺長寸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所短者矣。寸短于尺，然爲寸而有所長者矣。此引鄙語以起下文。」

物有所不足，

偏西北地不

有所不明，

如堯舜知不偏物孔

數有所不逮，

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

神有所不通，

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

必凶伯夷餓死首陽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總結三語

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爲尹諸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君

但用其心之可行其意之所安至于事之爲吉爲凶誠非龜策所能知總言無所用乎卜也

〔評〕過商侯曰：滿紙不恭之語，總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故劈空撰出問卜公案來，此無聊之極思也。癡人便

謂屈平眞正曾往問卜。

漁父辭

屈原

時楚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原屢諫不從。又爲上官大夫所譖，遂被放逐。作離騷，內有漁父辭一篇。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原之初心本欲立朝事君乃被放逐故忠愛之心益不得遂于是遊于江潭作離騷以發洩其不平于君

之懷夫心者顏色形容之主也心既憤懣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不能免者矣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漁父捕魚人也

父音由與平聲時昭風景三姓皆楚之同族屈原掌三姓門閭之譜系以序其賢否者故爲三閭大夫官江潭澤畔適有漁父在焉漁父似智識原以其顏色形容憔悴昔日故疑而怪之曰若果是原職于三閭之大夫也當立朝事君何故至于斯地耶此段敘爲漁父之間以發洩通篇大意

屈原曰：「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言人本清醜溺于利欲則濁無所知識若醉然濁與濁同濁則相安于濁而不知醉與醉

同醉則相安于醉而不覺無奈我之獨清獨醒異于世人之皆濁若醉則衆人自詭以爲怪而不得見放以至于此也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之清醒猶是拘隅之見若聖人則與物無往屈伸變化隨時偕行也

世人皆濁，何不瀉其泥而揚其波？謂音骨沒也泥在水底波在水面言浮沉于濁中仍不自失其爲清衆人皆醉，

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

鋪音通食也糟酒飲滓同噉飲也醜同醜薄酒言飲食于醉中仍不自失其爲醜

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深思爲獨醒高舉爲獨清

欲自別異是自取其放耳此言己之不能和光同塵而設爲漁父以諷之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汶汶髮也浴洗身也察察潔白貌汶汶昏暗貌謂沐浴之後則身潔淨不可受衣衣之垢汚故必彈而振之也下二句即解上三句坊本註作正意則與下文重覆矣

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

世俗之塵埃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

也言所以致此皓皓之德者不愛身哀塵之細者皓皓皎皎

知幾釋磨亦猶沐浴方新不能再蒙塵埃以喪其清醜之體生死不足計也此自明其清貞絕俗而託言答漁父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爾微笑貌鼓叩也枻音衙櫂也滄浪水名纓冠系也謂清可濯纓濯清時可以修飾足則足四句正指點出不凝滯而能推移本領遂去不復與言亦各成其是而已

纓而仕也濁可濯是喻亂時可以裹足退避而遺塵猶是滄浪之澤也可纓則纓可足則足四句正指點出不凝滯而能推移本領遂去不復與言亦各成其是而已

〔辭〕過商侯曰：「通篇借漁父問答，發洩一腔忠憤。濁醉兩字，明畫出當日仕楚諸臣真面目。然原清醉之身體磨不磷，涅不緇，寧葬江魚腹中，不肯與時爲俯仰，又何其烈也。」

對楚王問

宋玉

宋玉是屈原弟子，楚之大夫也。數不合時，因楚王問而答之以此。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士人立身名譽倫矣。然名者行之表也。有其行斯有其名。今觀先生立身行己，問豈尚有闕失而未全與行去聲。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若無遺行，何以士民之多？奇無有稱先生之。賢而大不理於口者，此就衆論上定人品。先生之行，今觀先生立身行己，問豈尚有闕失而未全與行去聲。宋玉對曰：「唯！然！一！再！三應謂果有不譽也。看他接連下三應，便

衆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願，寬道行之。畢，始得盡陳所以不譽之詞。此爲辭。宋玉問以無譽之故人，此二語使楚王婉婉客有歌於郢中者，王屬楚宋玉亦是

其始曰：「下里巴人，」二曲名是曲。最下者。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屬音視。連續也。其爲『陽阿薤露，

數十人，」二曲名是曲。最下者。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二曲名是曲。最高者。引謂引起，謂極高而曲之最高者。引謂引起，謂極高而曲之最高者。引謂引起，謂極高而曲之最高者。

過數人而已。」看他上加不過字。下又加而已字。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以非國人所及，故不能與之合。此段以歌喻士行之高，總束上文。故鳥有鳳而魚

有鯢，」上是譬此又譬上先開後總。此先。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

上，」謂不獨歌爲然也。鳥之中以鳳爲瑞，魚之中以鯢爲大。當鳳凰之飛也，上擊九千里，惟其飛之高，所以斷絕雲霓。當鯢之翔也，翱翔乎杳冥之上，過非凡鳥可及也。此寫鳳之高如許。語。夫籥籥之鸚，豈能

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鸚鳥謂其飛鳴有限，不能知鳳。之所知，看他寫鸚只用籥籥二字。鯢魚朝發岷山之湄，岷山在四川。暴者於碣石，暴音薄。也。暴

暮宿於孟諸，」孟諸澤名。三句總言鯢之游泳，不知其幾千。里，過非凡鳥可及也。此寫鯢之大小如許。語。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

海之大哉？」鯢，小魚。謂其游行有限，不能知鯢之所知，看他寫鯢只。下尺澤二字，此段再引鳳鯢爲喻，以見士行之所不同。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上，用一故字。過此士

再，用一故字。過此士

亦有之。

機入正意以自况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瑰大也，琦美也。百聖人立，曾至大制行至美，然超然物之表而能處于獨不求人知而人亦卒莫知之。此聖人所以避世無悶也。世

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不合于俗由于俗不能知此正解上遠行不譽之說

〔評〕過商侯曰：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其師屈原之言也。然屈原之言近怨，而宋玉之言近敖，及讀其高唐之賦，托喻甚微，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若兩人者可謂兼之矣。

諫秦逐客書

李斯

李斯楚人，西說秦，拜爲客卿。會韓人從鄭國來問秦，作注溉渠，已而覺之。秦宗室大臣言于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耳。請逐一切客。李斯亦在逐中。故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令，復斯官。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言者以今日之逐客爲是則昔日之用客非不必盡觀他國即以秦之先世言之昔者繆公求士不專求之本國也繆音穆西

取由余於戎，

由余西戎人來降秦

東得百里奚於宛，

百里奚晉人入秦復亡秦走苑穆公願歸

迎蹇叔於宋，

蹇叔宋州人游于宋秦迎而用之

求郤約

公孫支於晉，

郤約自言奔秦公孫支游晉歸秦皆求而用之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雖非秦產穆公卒用其力併吞二十餘國遂稱霸于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

商鞅變法以強秦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殷盛也舉猶取也言先王之不逐客者不獨繆公也若昔孝公之用商鞅亦非本國人蓋衛人也乃用之變法強秦以致移秦之風改秦之

俗民日殷盛國日富彊不但秦之百姓樂爲之用即各國諸侯莫不親服故或連擊衛得地千餘里直至於今號稱治彊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惠王用張儀儀亦非本國人蓋魏人也乃用其破從爲連橫之

計伐韓下兵三

川拔之從音縱

又請伐蜀果滅蜀

北收上郡

惠王十五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包九夷

夷包者併包之意見所取之遠也夷有九種故名

制鄢郢

鄢郢二楚邑名制據之也

東據成臯之險

成臯地名

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言最險莫如成臯張儀以計取之以致四方服從皆割肥美之地以相路遂散六國之交各使之西向而事儀秦則張之功直施至于今

昭王得范雎

亦非本國人乃魏人也得其

遠交近攻之計以帝秦

廢穰侯

逐華陽

秦昭王母宣太后有二弟其異父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平爲穰陽君魏冉爲相國范雎之秦昭王官穰侯權重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于國外

彊公室杜私門

杜私門

蠶食諸侯

如蠶食葉自近而遠

使秦成帝業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四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由客立

秦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正結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內同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

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是使國家不得富貴秦室不得強大矣又用度翻四語總見客之不可逐知謂客必當逐請以今日所用之物喻之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取玉於崑山之岡

有隋和之寶

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因號隋珠下和璧秦始皇以爲傳國璽

垂明月之珠

珠光如明月

服太阿

之劍

楚王召風胡子曰朕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欲請二人作劍

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

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也

樹靈

鼉之鼓

鼉大魚也皮可置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說音

而陛下說之何也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夜光之璧非秦產不可以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爲玩好

外國之犀象不可以爲玩好之器好去聲

而趙國之女

不充後宮

他國之女不可以充秦之後宮

駿馬駃騠不實外廐

駃騠音決題良馬名廐馬房馬生于北狄不可以實秦之外廐

江南金錫不爲用

以爲

西蜀丹青不爲采

丹青出于蜀中秦不用之以爲飾合上六者以觀秦而秦果如是乎此將上文寶不產于秦而反誇一層是第一段

所以節後宮充下陳

後宮宮女也下陳猶

後列也謂以宮女充斥列屋也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傅音附璣珠不圓者珥耳環也謂以璣附

簪于耳環也

阿綯之衣，錦繡之飾，

綯飾也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治佳 秦國然後之態也。道地多產美女，故云趙女。謂且勿論他國之寶爲陛下所必需，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陛下之心，意悅陛下之耳目者，如必出于秦國，然後可用。是以宛地之珠，飾璣以傅璣綴于耳環。東阿縣所出，綯帛爲衣，以錦繡爲飾，皆非秦之所產，不進于陛下之前，而隨秦國之俗，以成秦國之化，娛嬭之趙女，不列于陛下之側。

而陛下果能如是乎？此又反證是第二段。夫擊甕叩缶，彈箏拊鞀，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甕音阜瓦器也。叩音府拍擊也。箏音彼箏骨也。言秦國向來擊甕叩缶，彈箏拊鞀，其歌聲嗚嗚，令人觀聽者秦之聲如是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

鄭衛二國有報樂，間有舞象，皆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棄擊甕等聲而取鄭衛之樂，間退彈箏等音而取韶虞與舞象者，是者何也？快意之聲當陛下之前，不計其必出于秦，但取其適我觀聽而已矣。此言樂用異國不必于秦作證，此第三段。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其才不論曲直，不觀其行非秦者去，爲客者逐。

非秦人者去之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再合解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此段結上，色樂珠玉以形于逐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土地之廣，肥者爲壤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此四句是客意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此二句是主意，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是以地無四方，莫非王土人無異國，莫非王臣四時充美，鬼神降福，用人之後，能使四時均調，充然美盛，鬼神歡享，降之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之合是聚百姓以爲敵國之資也

却賓客以業諸侯

却賓客以興諸侯立功業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士既知秦逐客其在秦者皆退去而不敢西向秦地在西故曰西向

裹足不入秦

裹足將登途也其未入秦者雖裹足而不敢入

此所謂藉寇兵而賫盜糧者也

此無異遺趙以兵甲實空賊以糧食也賫音持送之意此段是全見客不可逐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可寶者多指前峨山之玉等物此結喻意

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

願忠者衆指前由余百里奚等此結主意

今却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逐客以自甚其國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然結便佳

〔解〕過商侯曰斯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在中間言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

用一反一覆略加轉換而意思愈明其通篇爲順爲逆爲連爲續爲正爲喻爲整爲散無法不備

西漢文

過秦論

賈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旋欲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爲梁懷王太傅後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卒○過秦者論秦之過過秦者諷漢也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孝公始皇六世祖也崤山秦界也函谷關名亦秦也雍州孝公所都謂欲論強秦之敗于一

且而思秦之所由強非一日矣追述其前蓋自孝公始其立國也據崤函函谷關之險固坐擁雍州之重地若論封疆則家西北之大藩也孝公君臣固守其國之強而窺視周室之成敗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

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唐卷知席之卷物括盛也，猶蓋盛而結之也。八荒八方也。秦周室已久，則又不獨視矣。天下之大，思欲席而卷之。字內之廣思欲包，而舉之盡括者，謂欲聚四海括在囊中，并吞者如長鯨之吞物，總欲盡

取之也。四句總是一意，所以必發極高之者。秦先併虎狼之心，非一弱而足也。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戰守之備。

唐卷知席之卷物括盛也，猶蓋盛而結之也。八荒八方也。秦周室已久，則又不獨視矣。天下之大，思欲席而卷之。字內之廣思欲包，而舉之盡括者，謂欲聚四海括在囊中，并吞者如長鯨之吞物，總欲盡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戰守之備。商君衛公孫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西河魏地，括到晉易也。商君伐魏破之，魏獻西河之地，以和此段敘秦強之始。

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惠女王孝公子武王，秦文王子襄也。膏腴美地，要害者，在魏為要，在秦為害也。孝公沒後，惠

下武王俱襲孝公富強之舊業，因孝公魏周之遺謀而侵掠四方。南則兼併漢中西則包舉巴蜀，東則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邑四方諸侯皆受秦害，其強又為何如。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從同，縱平聲。締交，連結也。列國諸侯人人各懷自危，相與會盟，謀所以弱秦之計，乃不計珍奇之器寶車

之寶肥美之地，以招致天下之士而共謀之。所謀惟何，乃是約六國以合從，彼此連和相與爲一而弱秦也。此段敘東文，武昭強秦之事，忽用閑筆寫諸侯作反觀。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謂諸侯謀弱秦者不以成

敗論亦通。在可以有爲之時也。時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君，公子無忌。此四君者又皆明而且智，而且信，又皆寬厚存心而仁愛待人，又皆尊禮賢才而重士于又且約爲合從以離敵秦之連衡。當是時有弱秦之習臣如此，此不是贊四君是說四君如此皆無所加于秦。

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有弱秦之兵士，於此中山國名。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爲之謀。一時則有若甯越者，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一時則有若甯越者，徐尚、蘇秦、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合從苦甚，不通而一時則有若甯越者，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一時則有若甯越者，徐尚、蘇秦、

侂、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攻戰患其兵不強而一時則有者吳起孫臏有若帶能保良有若王廖田忌有若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此謂弱秦秦容有不弱者。

乎此段只是詳寫以

致天下之士一句。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之叩關攻秦其威勢之靈赫如此此不是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巡而不敢進。

之叩關攻秦其威勢之靈赫如此此不是

謂諸侯是許諸侯如此曾無所加于秦

謂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引諸侯之兵以待敵政使九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數百里車馬或數千里旌旆招搖奔走所費無算不待戰而已困矣此段言六國不能勝秦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人朝。

謂諸侯也其血可

以浮橋言殺人多也宰割如屠宰之割肉也割地奉秦則諸侯安得不散諸侯散而秦有餘力矣以秦之餘力制諸侯之散有不戰而亡者

門必逐北故有時而伏尸百萬有時而流血漂櫓因戰勝之利乘無敵之便遂以秦而宰割乎天下

此不是笑諸侯只是說秦之強如此此段結上與文武昭之盛

并襄王孝文王子即始皇父也言秦之強盛固已相延四世矣延及孝文莊襄二王雖前烈

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術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謂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桓公而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權術重術也

制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桓公而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權術重術也

制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桓公而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權術重術也

制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桓公而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權術重術也

制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桓公而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權術重術也

制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桓公而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權術重術也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百越謂越有百邑也。俛同俯。秦之疆東西郡論已至，強者莫如南越。始島則敢有其頸以委性命于蠻官下吏。此在六國之外極南之國，服其威如此。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籬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既振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燔者，燒也。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餘威震於殊俗。秦之威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其將軍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遠避。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

古

文

評

註

卷二

一五

徒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元年秋陳涉等起兵應以收口爲厲也。繩繫戶樞也。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庸，不及中，等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

范蠡之陶自謂陶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猗頓朱公富往問術十年間資擬王公故富稱陶朱猗頓陳涉歟非其人又無其實。

蹶足行伍之間，蹶同起。起阡

陌之中，率罷

同疲。

敝之卒，將數百之衆，何起蹶起而舉事也。皆揭陌道路也。○不成軍旋。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揭高舉也。斬木爲兵而無鋒刃舉竿爲旗而無旛。○不成器仗。

天下雲集而響應，

同影。

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雲集響應如雲之集如響應也。無指也。景從如影之隨也。○前寫諸侯如彼難此爲陳涉如此易反照作章法。

轉筆會。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鉅利也。鉅利也。鉅利也。

鉞長鑕也；鉞，鉞柄也。鉞，鉞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

涉，調或也。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曩時六國之士。○趙承前文兩。兩比較句法變換最耐尋味。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一作略。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招舉也。九山之數秦有雍州餘。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招舉也。九山之數秦有雍州餘。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

夫作難，陳涉爲首。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項羽所殺。○收後半篇。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

結出一篇主。意筆力千鈞。

治安策序

賈誼